

绘画·本体·语言

——对漆晓勇油画创作的一点认识

□ 金临

油画传入中国，其实无论怎样表述，最恰当的还是“中国油画”——中国人自己的油画，而不是西方的，即便这一套东西或方法论不是我们的，但其内在的品格与精神一定是中国人自己的。

川美是培养西南美术人才的摇篮，身为重庆市江津区美术家协会主席的漆晓勇，他绘画起步也正是从这开始。近些年，他的创作不断突破，这与他这几年不断寻师访学，得到多方滋养是分不开的。漆晓勇的绘画风格，在总体抒情的基础上，强调色彩、肌理和表现，注重油画的本体语言，并在理解的基础上阐述自己的想法。观者看后，会有所思考并得到美的熏陶。

作为画者，笔者认为漆晓勇的绘画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得比较好：

语言与时代的同步

语言是油画的生命力。油画语言需经得起推敲，它不完全是技法，还涉及其它问题。在中国，像漆晓勇这样去创作，并有一套自己的创作模式是不多见的，这也为我们研究提供了一个案例。从漆晓勇画中，能感觉到他非常重视语言与时代的联系，这是他绘画一大特征。

首先，今天的油画创作方法已不再单一，但重视油画语言一直是油画品质的最终要求。作为一位油画创作者，想必漆晓勇深知这个道理，他曾说自己非常注重油画语言。而且，从本质上讲，中国油画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就是语言。油画有自己的语言，或者说画布上表现出的质感或表征就是油画的语言魅力。漆晓勇的创作，不管是描摹生活，例如《西行日记·云上的日子》等，都带有他自己的语言——他自己多年总结出的油画表达方法，作为一种精神载体。同样，作品里预示的，也一定是通过油画语言来阐述。这提示我们，看待一张油画作品，语言才是一张画的生命力。

另外，作品要立足时代，需与时俱进。体现在作品上，就是要反映当下主题。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时代不仅是创作的沃土，也是创作的标尺。时代是创作的母体，有取之不竭的素材。符合时代要求的作品才是我们这个

因此，今天的油画创作，既要定位语言方向，也要抓住时代脉搏，这是我们评判新时期文艺作品的一个标准。在创作上，漆晓勇正是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作品，以期达到国家、社会和观众的认同。我们很欣喜地看到，艺术家很好地把两者结合起来，使他的画既能摸得到时代，也有对油画语言的最新探索，以此形成自己的创作方法。

肌理与表现的统一

随着绘画发展，肌理正逐渐成为油画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段，一种“触感”转化为画面物质的东西，承担表达的内容，成为画面的一个部分。也正因这个趋势，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利用和探索肌理在油画上的运用，努力使之成为自己艺术风格的一部分。作为上个世纪川美“交接”时代的受益者，漆晓勇显然对今天的油画创作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尤其是对肌理的使用。他深谙其道，在他的作品里，几乎都能看到利用肌理的绘画方式。

凝重、斑驳、混沌、通透、氤氲等这些偶发的效果，都在漆晓勇的画里经历。我们看他近期或近五年来的创作，会明显发觉他非常在意肌理的使用。一般说来，他画画“粮草”先行，先做肌理，没有具体的形象要求，这时他像一个“感觉派”的画家，强调画面的效果，不被具体束缚。从实际表达来看，他的最终表达都基于前期的支持，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创作方式，给画面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弥补了一些个人创作的硬伤。相反，基础如果太弱，效果往往不好，这于创作无益，且会暴露更多的问题。好在，漆晓勇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懂得肌理所用之道，并不受制于它，且避免因肌理而肌理。

川美毕业的，似乎都有做肌理的传统，从罗中立的《父亲》到何多苓的《青春已经苏醒》，再到袁敏的《远方的地平线》，肌理成为我们对那一代人的记忆，它承载了更多的东西。同样，从漆晓勇的画里我们也可以解读出他对肌理的偏爱，体会到川美血脉对后来人的影响。同时，当我们把肌理作为绘画语言及绘画手段时，我们要警惕它一定不能强过于绘画本身，不能超过画面本身的



《破茧·小井庄生产队的包产到户》漆晓勇作（中国美术馆藏）

叙事，尤其是主题性绘画——目的不是为了显示“肌理”本身，而是用它来增强画面的审美效果，服务于主题。今天的绘画，肌理在使用上不断拓展，广度和深度也都在扩展。创作上，漆晓勇一直秉持自己的理念，以肌理之美带动画面和表达主题，如《风雨渔归人》《塔吉克的阳光》《红色少年》等作品。如今，肌理已成为漆晓勇创作的一种“途径”，甚至画之前不做一些肌理，他都无法画下去，这也说明他对画面肌理的依赖。事实上，好的肌理效果对画有决定性的作用。

最终，肌理要服务主题。当艺术家要表达的时候，如果技术不具备，则很难有好的表现。笔者见过画家本人一幅画制作的全过程，他的肌理效果一定是有所预谋，且要达到他所要的效果——能够烘托气氛，这也是漆晓勇绘画的重要特征之一。所以，他非常注重肌理与表现的统一，从不割裂，不会过度解读，使画变成单纯的肌理作品。这一点他是清醒的，且有所控制的。

主题与思想的叠合

主题，即一件作品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也是画家创作的一个基本诉求与切入点。好的作品，主题与创作者的思想一定是吻合的。要做到这一点，需把握和了解主题的含义，并做到思想上有所认识。优秀的绘画作品，主题与思想通常高度一致，需要表达的和需要描绘的也都是经过一遍遍深思熟虑，然后再通过画家的技艺去表现。

油画作为一种“表现”艺术，在表达主题，也就是“中心思想”时，所具有的优势让它的表现力更具感染力。就主题来说，不脱离具体形象的表现都具有现实意义。从这一点看，漆晓勇几乎所有的创作都基于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他作品里的形象带着活生生的气息，既是真实存在的，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解释”且需要描写的对象。就主题来说，他并没有让艺术过于“悬浮”生活，而是可表达的，也是具有深度的。如果放眼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艺，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主题性创作是每一个时代创作的重点，也往往是作品获得成功的关键。漆晓勇是善抓主题的高手，他总能找到生活中他所要契合的那个点——不论工人、农民、军人，主题先行——这构成他创作的一个线索，抓住社会的主旋律

进行创作，与思想保持高度一致，从而达到外在与内在合一，外现为作品的一种表现形式。例如，《聂帅和他的战友们》这件作品，题目开宗明义，创作就围绕这一主题，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其实，文艺服务社会大众，首要任务是揭示人的思想。这一点，漆晓勇近期的创作无疑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无论是工人、藏民或军人，所表达的都是时代的劳动者，表现他们的生活之美、劳动之美。作品《西行日记·云上的日子》，以藏民的生产劳动作为表现主题，表现出藏族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主题与思想较好地融合，体现了作者把握创作大方向的能力，体现了一定的思想觉悟。而且，像这一类以讴歌劳动者为题材的作品，在漆晓勇的画里屡见不鲜，时有新意。除此之外，他的国家主题性创作——《破茧·小井庄生产队的包产到户》，一样是要求主题与思想契合，反映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所以，漆晓勇的创作始终是对存在或存在过的现实进行挖掘，在确保创作主题推进的同时，不降低自己思想上的高度，经过多年摸索与实践，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方法论。在推出和提出主题的时候，漆晓勇的主题和思想是在一个同步的轨道上的。同时，如何把自己的一套技法贴近于塑造人物的真实，减弱绘画“质地”影响，又不至于让画面空洞，并具有一定的精神深度，在这一点上，漆晓勇也有着属于自己的思考，且比较深入。在与笔者交谈中，曾说到绘画的主题与思想的关系，他往往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时弊。通俗来讲，漆晓勇在表达主题的时候，他通过表达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艺术创作，且符合时代要求，这也是每一位艺术家在当今时代的责任。生活既教会了我们谋生的手段，同时又会不断丢给我们生活的问题。当你置身于这个时代，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完全忽视了生活和真实会显得有点儿怯懦。我们只要稍微读一下漆晓勇每一幅画的主题，似乎都可以得到一个准确的答复，即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画家，他的思想立足于这个时代，立足于当下生活，立足于这个时代可歌可泣的人。

艺术的可贵之处在于真实，漆晓勇绘画的可贵之处也在于此，即有真情。

认识与创作的高度

艺术家的创作，本质是其对生活的态

度，也是其对世界的认识。漆晓勇的作品《爱的力量》《风起的日子》《暖冬》等无一不是这样的题材和创作，宗旨是表达对真善美的追求。

近几年，漆晓勇创作出一批艺术水准高的优秀作品，作品连续入选重要展览，还有一些作品被国家或机构收藏，这体现了他创作的高度，即始终把研究油画的本体语言作为自己创作的出发点，研究油画在中国发展的东方之路。漆晓勇的创作，始终围绕这个时代最鲜活的人、最朴素的生活、最真实的事，他希望把现实中美好的生活一一放置在画布上。就像他的作品《火红年代》，他把画笔放到了炼钢一线，用自己被炉火所燃烧的激情去塑造人物形象，用浓郁热烈的颜色勾勒出我们这个时代最可爱的劳动者形象。

任何一种门类艺术，在讲门道的同时，也讲认识的高度。绘画上，就要对创作的主题和内容有所认识。举个例子，漆晓勇绘画的基本色调有别于他这一地区人所用的色彩体系，他能够以自己的认识选配符合创作主题和内容的色彩，懂得如何用力。从学习的角度来说，漆晓勇的这些认识有赖于他生活经验和创作体验的长期积累。早年的川美学习，使他具备了基本的专业素养，后来遍访名师、不断学习和写生创作，又提升了他的创作灵感。

在创作中提高认识，在认识中提高创作。事实上，只有认识达到一定的高度，创作上才能突破高度，这是铁定的事实。显然，漆晓勇对此早有意识。他深知创作与生活一样，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需要不断努力和长期坚持，需要有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

纵观漆晓勇创作，我们不难看出，漆晓勇以以上四点作为自己创作的标准，始终以时代作为参考坐标，去塑造新时代中国人的新形象，追求中国油画的新气象，创作出优秀文艺作品服务于国家、社会和观众，以此弘扬社会的主旋律和真善美。他把绘画当作一种使命，追求自身的价值和人生体验。这也是支撑他艺术创作走到今天的不竭的绘画动力。

此外，漆晓勇的创作经历也值得作为一个个案来研究。他的学画经历、绘画风格，以及取得的成绩，放在全国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在重庆江津这样一片地域，出现像他这样一位有特点、有成就的画家，是时代之幸，也是江津之幸。



《西行日记·云上的日子》漆晓勇作（中国美术馆藏）

国庆礼赞

□ 吴红英

乘着和风细雨 披着万里霞光
我以天使的名义 振翅飞翔
漫山的春花 与树枝缠绵
奏出一首交响

以麦苗的清香 以稻穗的金黄
像野花一样疯长
迎风绽放

我曾经爱你
以鸽哨的悠远 以牡丹的风韵
我依然爱你
以黄河的浪花 以长城的青石
以深海蛟龙的宁静
以浩瀚太空
永不消逝的《东方红》旋律

就这样一直爱你

像煦风 拂过金黄的阡陌
为五星红旗 镀一层太阳的光芒
像雄鹰 飞向亚欧 飞向天涯海角
把和平美好的种子播撒

鲜艳的五星红旗
点亮“一带一路”的金色稻穗
中欧班列 驰骋万里
繁荣之路盛开幸福之花

我依然爱着你
我愿变成一艘航空母舰
聆听苍海变桑田的诗篇
仰望日月共辉映的画卷
以浑厚的汽笛咏叹
以鲜艳的旗语礼赞……

母亲的中秋

□ 黎强

八月十五，一大早起床
母亲就变得絮絮叨叨的
念外婆的藕丸子
婆婆的红苕饼
念娘婆二家那些不在的老辈子

念得差不多时候了
母亲才搬出碓窝
春打糍粑
芝麻面黄豆面
很香很细
与嘴里的念词一样柔软糯糯

母亲还念着我听不懂的乡谚俚语

从里屋到堂屋
不见一点累
末了
点三支香两支烛
放在朝向老家的那张八仙桌上

夜色把月光从天井中坠下
与躺椅上母亲的白发一样白
而此时
母亲却安静了下来
一口两口
抿着父亲生前酿的米酒……

我们一起去看看月亮吧

□ 兴华

我们去东海沱看月亮吧
只有那样开阔
才能铺开今夜月光
只有那里的水
才懂得思念和等待

我们去驴河的拱桥上看月亮吧
都以为我在夜钓
不用竿不用线不用饵料
我钓住了一只月亮
拉不上来

我们去板板街看月亮吧
将那些石缸、石臼洗净
盛满清水
每一户都能分得一枚月亮
一段糯米香

我们去陈家坡看月亮吧
取一段粉笔
在中师馆斑驳的黑板上
照你的样子
将每一个梦都
画满
画圆